菊花酒香

■周天红

置身沙河堡的山顶，一眼望去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，坡上坎下满山遍野，菊花一地金黄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。重阳菊花黄，酿酒满缸香，又到了赏花品酒的好时节。

沙河堡那地方，高房大屋，老墙青瓦，很是气派，出了不少像六爷一样的能人。

民国末期，六爷进过黄埔军校，解放后便解甲返乡。早年，乡政府看他有文化，在三洞桥那场镇上的中学给他安排了个教书的差事。六爷有学问，可就是“坛子装大饼”倒不出来，没几个学生能听懂，如此这般，只有改行了。

六爷没有出门闯荡，也没有另谋高就，靠他那性子，再加上戴一副酒瓶底厚的眼镜，只能留在沙河堡村子里过日子。后来，他把菊花酒搞出了点名堂，那名声和酒香一样，传遍十里八村。

在乡间，菊花酒有两种制法，一种是把酒倒满大半坛，留出半坛空间，将一包酿制好的菊花吊在上面熏制，不出一月，一坛酒就熏出菊花香味了；另一种制法，是将菊花与糖按一定比例配制好，揉软揉细酿一星期左右，挤出汁液再按照一定比例与酒拌匀。这些都是乡间传统的老法子，需要经验和感觉。

沙河堡村里有好多人家都酿制菊花酒，六爷绝对算得上翘楚。菊花要选择大朵开透了的，在早晨赶着花瓣上还有露水时就采回家，放在簸箕里摊开，均匀地撒上一层细细的白糖，再收拢揉搓成球，一包一包地包起来。包菊花球的布料，全是反着光的白沙布，放在酒坛上面熏或等几天挤出汁与酒拌匀，都是上好的香味。

六爷制作菊花的白糖，必从三洞桥那老场上的刘二娘副食店采购。刘二娘的副食店是三洞桥最老的店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那酿酒的基酒，也必来自三洞桥场口上的老酒厂。老酒厂酿酒的水，取自百年老井，冬暖夏凉，喝一口还回着甜味儿，制出的酒甘甜、醇香。

六爷的菊花酒将老白干和菊花与糖巧妙融合在一起，酒劲儿的力度虽小了些，可味道更诱人。菊花酒开了坛，村头巷尾、坡上坡下都飘着香。听闻六爷又开了酒，大家你放下犁头我放下锄头，你家出花生米我家端猪头肉，邻里隔壁围坐在六爷家的八仙桌前，你一口我一口就喝开了。划拳猜码的，翻牌执骨子的，拉家常的，几大碗菊花酒下了肚，一个村子都闹起了重阳节的气氛。

菊花酒是沙河堡全村和谐的最好引子。重阳时节，谁家有客来，端出菊花酒，大家一起摆龙门阵；谁家有亲戚上门，倒出一碗菊花酒，大家帮着陪客人。总之，有客自远方来，全村人都不亦乐乎。大伙儿喝着酒，闲聊着农家事，高兴不高兴的，大矛盾小过节，喝碗酒，一握手，所有事儿都烟消云散。

六爷在村里辈分最高，学问也最大，他的菊花酒好，却只送不卖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酿酒图个乐事儿，又不靠它讨生活。”久而久之，村里人都爱到他那里讨酒喝，一是探望他老人家，二是有糟心事儿能找他说说心里话。

如今，在城市里飘着的老少爷们及姑娘媳妇们，总想再回到那个叫沙河堡的村子，再喝上一碗六爷酿的菊花酒，村里人都知道，那碗酒牵着大家的魂。

（作者供职于四川省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山旮旯大变样

■颜克存

山连着山，山的外面还是山，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。这里，是我的家乡——陕西省岚皋县明星村，一个位于大巴山深处，曾经道路不通、信息不畅、地瘦人穷的小村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从县城到乡里只有一条土泥路。晴天一身灰，雨天满脚泥，但这条土路肩负着整个乡的通信、输电、运输和出行重任。最难捱的是夏秋两季，雨多水丰，山路易垮塌，交通易中断，遇上杆倒电停，线断网无，大家只能摸黑度夜。碰上急事，不得不乘船横渡汉江，绕道进出。一些见过世面且手头宽裕的村民都选择了举家外迁，离开这个“路”“网”两不通的山旮旯。

我的幺叔贩卖猪、马、牛、羊、鸡等畜禽和粮食、中药材等土特产，被村里人称为“贩子”，他是村里被逼出山的第一人。路不通，他只好压价收购，雇人肩扛背驮，运输成本高，村民们挣钱少；网不通，无法及时掌握商品价格波动，盈亏全靠运气。拿幺叔自己的话说，“路不通，网不通，生意再好，赚钱也不中。”

村里人吃够了路不通的苦。2000年前后，乡政府决心解决行路难题，村民一呼百应，说干就干，硬是凭着锄头、铁锹、大锤和钢钎在山腰上凿出了一条通村路。至此，明星村第一次通行了汽车，鸣笛声震响了山村的黎明。

路通了，“窗口”打开了，人人都想离开的山旮旯竟然活了，而且活得新新鲜鲜。

之后的十几年，村民们一改单一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，学习养殖新技术，改换作物新品种，引进种植新药材，凭着一股不认输的劲儿，唤醒了山里的魔芋、茶叶、柴胡、漆树、香椿、芍药和云木香。靠着科学养殖，大家还将鸡、羊、猪、牛养出了规模，腰包越来越鼓，小洋楼建的越来越多。

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深入实施和推进，部分村民随陕南大中型水库移民及生态搬迁政策搬离，有的进城买了房，有的下山进镇安了家，留守的村民也在政府扶持下全心全意发展产业。

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。短短几年，明星村借助产业实现了高效增收，还将通村的土泥路硬化成宽阔的水泥路。新路通到了家门口，大家出门一把方向盘，就能一溜烟跑进城。

日子过好了，精神生活也得上台阶。六十多岁的村民颜学义感慨：“要想眼界广，就得通上互联网”。

这些年，明星村家家网线入户，无线信号覆盖了全村，超薄智能液晶电视也取代了曾经的电视卫星接收器。茶余饭后，大家或拿起手机，看看国家大事和社会民情，或邀上亲朋邻居，沿着平坦的村道散步，既锻炼了身体，也增进了感情。

昔日山旮旯里的小山村，通了路，通了网，连接了外面的世界，日日都有新模样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

背着母亲登高

■童喜

日暮时分，走进老宅小院，母亲正在厨房刷碗，抬头看到我，眼神顿时生动起来“你咋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吃饭了吗？”

“出差回来，下了火车，过来看看你。”想到两小时前吃了面包，不愿劳烦母亲再生火做饭，正要开口，母亲已读懂了我的心思，不再多问，打来热水让我洗漱，又返身回屋做饭。

泡脚的功夫，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鸡蛋面叶汤已经摆上了桌，还加了肉末和芝麻叶，香气诱人。我狼吞虎咽吃着，母亲笑微微看着，有一搭无一搭跟我聊天，说后山上的果子成熟了，邻居摘了许多。

前几年，母亲腿脚还好，喜欢后山挖野菜、摘果子，后来爬不动了，看到邻居从后山回来，心生羡慕。

“明天，我陪你上后山。”母亲一愣：“你不回去上班么？”“我请一天假嘛。”“可不行，不能耽误你上班。”母亲嘴上撵我回去上班，心里还是希望我能留一天。“不耽误，我把工作安排好。”

躺进被窝里，旅途疲劳很快消散。乡村的夜晚格外安静，听着秋虫鸣叫，晚归人的脚步，以及蛐蛐的轻唱，脑海中浮现出童年的画面，不知不觉入梦了。

次日一早，吃完母亲烙的葱花饼，娘俩便出了门。一路上，我们不停跟人打招呼，母亲笑盈盈地告诉每个人：“儿子特意请了假，陪我去后山登高。”

后山变化不大，那条进山小径是儿时玩耍的地方。母亲指着一丛丛盛开的野菊花说：“这花儿开得真好，我腿脚好的时候，每年都采它晒干泡茶喝。有一年你上火害眼，我给你缝了个菊花枕头，你可记得？”我点点头：“用那个枕头睡觉格外香，我出差都带着。”

继续向上走，晨雾散开，一缕霞光斜射过树叶缝隙，洒在我们身上。梧桐、银杏、乌桕、紫叶李，或金黄、或艳红，涂抹着秋天的颜色；蒲公英、牵牛花、紫茉莉、野菊花，吐露着秋日的芬芳；野酸枣、无花果、刺梨、灯笼果，如宝石、似玛瑙，传达着秋野的喜悦。

母亲突然欢喜地说：“今年结了这么多果子呀！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只见好大一棵山楂树，茂密枝叶间挂满红彤彤的果实。山里的山楂酸度适中，是母亲的最爱。话音刚落，母亲放开我的手，紧走几步，伸手去够果子。我忙跟过去：“我给你买的山楂直接寄到家里，你不吃，非要爬山来吃这野生的。”母亲边嚼山楂边说：“我就喜欢这个味儿！”

“这棵银杏树长这么大了！”母亲又发现了“新大陆”，“前几年我来这拾银杏果，它还没那棵柿树高呢。”秋阳下，那颗银杏一树金黄，灿烂生辉。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絮絮地说着，我静静听着，走了很长山路也未显疲态。

离山顶还有段路，母亲的脚步迟滞起来。我说：“我背你吧。”母亲摆摆手：“不用，咱歇会儿，下山去吧。”我俯下身，不由分说背起她，稳步向山上走去。想起儿时，每每我犯懒不想走路或生病，母亲也是这般背着我。那时，母亲头发乌黑、脸色红润、手臂有力、脚步轻快……

背着母亲爬到山顶，阳光正好，她看着四周的风景，兴奋地问这问那。秋风和煦，一种平静愉快之感充溢心头，未想到，背着母亲登高，竟会如此幸福！

（作者供职于淮南矿业集团煤业分公司）

霜降有标签

节令

■王晓阳

寒露过后，秋风板着一副冷面孔，吹黄了林叶，吹空了田野，也吹来了霜降。父亲盯着日历上的节气，在霜降那天写下了九个字的标签：挖红薯、种油茶、吃柿子。

十月寒露霜降到，正是红薯抢挖时。

一大早，父亲扛着锄头，挑着箩筐，沿着小路，径直进了红薯地。田野广袤，他用镰刀割去红薯藤，抡起锄头，轻巧地撬松泥土，随后提拉藤蔓，红薯便应声跳入他的眼神里。红薯个个胖乎乎，挨挨挤挤着，是深秋最好的收获。搬回家的红薯，经母亲的巧手，变身为烤红薯、红薯粥、红薯刮皮等家乡美味。

霜降还是移植油茶苗的最佳时期，父亲很早就为油茶苗准备了温床，打了地穴，施了绿肥。

油茶苗娇弱，稍不注意便会折断，移植工作十分考验耐心和毅力。父亲神情专注，如同对待小小的婴儿，小心翼翼拔起秧苗，垒放在一起，然后挑到田里，一株株植下去，再培土、浇水。

移植完工，看着一地的嫩苗，父亲点上根旱烟，乐呵呵抽上一口，目光慈爱柔和，仿佛目睹它们感受到呵护，长出颗颗饱满的油茶籽，再变成香喷喷的菜油。

“霜降摘柿子，立冬打软枣。”柿子的最佳成熟期在霜降前后，此时的果实个大、皮薄、汁甜饱满，不仅清热润肺、祛痰镇咳，还可补筋骨，民间就有“霜降吃丁柿，不会流鼻涕”的说法。

父亲边摘柿子，边讲起霜降吃柿子的来由。据说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幼时家中清贫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有一年霜降那天，几天没吃饭的朱元璋饿得两眼发黑，不得不外出寻找食物。走到一个小村庄，突然看到一户人家的树上结满了硕大的红柿。趁着四下无人，他偷偷爬到树上饱餐了一顿。后来，朱元璋当了皇帝，霜降这天领兵路过那个村庄，看到那棵柿子树上挂满了果实，为报当年果腹之恩，便将柿子树封为“凌霜侯”。

其实，除了挖红薯、种油茶、吃柿子，父亲的霜降标签还有夜读诗书，嘱咐家人添加衣衫等等。这些标签是千百年来节气习俗的传承，也是父亲一生辛勤朴实的写照，漾着浓浓的父爱。

（作者供职于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）

浦城之秋

李义友
（作者供职于福建省浦城县供电公司）